



白 樺 著

邊疆的聲音

作 家 出 版 社



白 樺 著
邊 疆 的 聲 音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5

字數 97000

邊 疆 的 聲 音

著 者 白 樺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西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50000

定價 5,0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目次

竹哨.....	一
邊疆的聲音.....	三
在炊煙四起的早晨.....	六
山間鈴響馬幫來.....	六
綉頭巾.....	一五
後記.....	一六

竹 哨

美麗的春天來了！

西南邊疆常年濃綠的原始森林更加綠了，幾乎變成了黑色。靠近這無邊無際的森林的東端，有一個藍靛瑤族聚居的寨子——沙黎坪：幾十座竹舍，沒秩序地擺在這一塊紅顏色的土壤上，它們之中，倒是很勻稱地生長着幾大叢鳳尾竹，也是綠得發黑。寨西頭筆直地並膀生了兩棵椰子樹，它倆本身就是細高條，並且又恰恰長在高地上，顯得更清爽和顯目——特別這時正是傍晚，夕陽把它倆的輪廓鑲上了黃金邊。

『噓——』一個瑤家姑娘嘴裏啣着一支短竹哨，發着銳利而驚人的長聲。她滿臉流汗，眉頭皺得緊緊的，是有緊急事情的樣子。她就是沙黎坪的少年兒童隊隊長——莎麗姬。她是個熱情的姑娘，也是隨着民族自衛聯防武裝的成長積極參加保家衛國的一個瑤家少年。她的爹是全寨最有威望的長者，因為他在瑤家歷史上反帝反蔣匪統治從來表現得最倔強。哥哥是個年輕有準頭的獵手，現在被選為民族自衛聯防委員會主任。少年兒童隊正式成立是一月半前，這個解放軍連隊來了以後，連隊裏派出了一個年輕的戰鬥班

長——小李，來組織領導少年兒童隊。小李除了打仗勇敢、工作積極以外，對羣衆總是和氣得像個姑娘似的，到誰家他都是很耐心地談這談那的：談蘇聯的美好生活，談老區的安生日子，談解放軍英勇戰鬥，談帝國主義一定死亡。老老小小都愛和他接近，好多老大媽叫他做『蒙莎』。少年兒童隊就在他的鼓動、組織下成立了，隊員們白天參加放哨，有時還擔任偵察、通信等工作，很有成績，它已成爲全寨一個重要的政治活動單位和自衛力量了。今天小李向莎麗姬說了連隊和聯防中隊要一起去搜林，馬上出發，寨子裏的警戒任務交給了少年兒童隊——這當然是個緊要事情，莎麗姬用力吹着竹哨，還高聲嚷叫着隊員們的名字。

『達依！莎娜！莎娜！莎婁！達耶……』

所有在紡車上的、田棚裏的、水臼旁的姑娘們和小伙子們，都被這急促的哨音震驚了；他們走出竹舍，離開田棚、水臼，紛紛向這裏集合。

椰子樹的頂上只剩了一線金光，時間接近夜晚，戰士將要出征，大森林呼呼地搖擺着。

少年兒童隊的臨時會議就在這裏召開了，年輕的、年幼的瑤人們都仰着頭，傾聽着小李的動員講話。他們知道『大哥』●們和父兄們要去搜林了，搜林是會碰見『蠱賊』●的，碰見『蠱賊』是會打仗的，打仗有時吃不上飯，睡不上覺，會負傷，會流血，會犧牲。『這樣好的大哥們中間有會死的嗎？』莎麗姬瞪着大眼睛望着小李這樣天真地想，『這樣年輕，勇敢。不，不會，他不是活生生地在給我們講話嗎！都不會死，永遠都不會死，這些人啊！都不會死，毛主席教育的帶槍人啊！像天上的星星，在漆黑的夜裏，撒滿天邊地沿，永遠閃爍在苦命幫幫的心裏，多寶貴啊！』

小李的動員講話完了，他向大家說明了情況：土匪由法國軍隊那邊又過來一股，躲在我們所看到的老林裏頭，今天晚上，連隊和聯防中隊要出發搜林三天，堅決消滅這些害蟲！他給少年兒童隊佈置了任務：父兄們出征了，你們要担任白天和黑夜的警戒任務，發生了情況要向鄰近聯防隊聯系，不要讓母親和牲畜受損害。這些話都通過聯防主任達那用瑤話詳細解釋了一遍。小伙子們、姑娘們都決心要完成這重大任務，摩拳擦掌

● 他們對解放軍戰士的暱稱。

● 他們稱土匪作『蠱賊』。

地議論着；誰都願意担任第一天晚上的夜哨，覺得自己能像大人一樣，在夜裏站在哨棚上，和洋鬼的碉堡遙遙相對，是多榮耀啊！阿媽又會說了：『蒙段●！你能幹了！』軍號響了，連隊戰士們和聯防隊員們在橙色的黃昏裏集合。少年兒童們紛紛走出竹舍，抱着酒壺和芭蕉葉包的食物來歡送出征的人們。寨西那兩棵椰子樹，完全成了黑影，最高的星星開始在眨眼。

連長王健城和指導員黃理在按着黨支部會和幹部會所決定的名單分組。隊伍裏，由於有聯防隊員參插在中間，脚步很亂。部隊報完數，就按兩個連隊戰士、一個聯防隊員為一組，由連隊班長或戰鬥小組長率領。

經過一個多鐘頭，編組才算完，小李率領的那個組，包括自己班裏的老牛和老姜，達那也編到這個組裏了。小李十分樂意這個戰鬥單位，成員都是和自己一樣的勇敢。

許許多多的搜林小組就要分路出發了，緊隨着歌聲，少年兒童隊員們，幾乎都拿着酒杯，和戰士們迎面擺成平行線。藍靛瑤人的姑娘素來就很整齊的：重青色的土布長衫，前面拉起右下角，後面拉起左下角，淡藍色的褲子和圍裙調配得那麼勻稱，深紅絲

質腰帶斜拖着兩串珠纓。鑲着紅邊的青色的頭巾，摺疊得平展展的，舒適地搭在頭上，頸脖下面一對蝴蝶扣連着一束紅纓飄在胸前。耳環和項圈兒耀眼發明。小伙子們穿着短短的青布衫，下身是淺藍褲，腰間斜插一把短刀，頭髮只留了後腦勺一束，顯得個個精幹；他們按高低排成隊，一模一樣的裝束，像特意打扮的似的。

獻酒開始了。莎麗姪走到達那面前，雙手給哥哥掛上長刀，斟上一杯酒，喃喃地唸着頌詞：

『勇敢的哥哥啊！您們一定會勝利的，毛主席的光芒跟着您們，不管老林裏是多麼的黑啊！您們的眼比月亮還要亮，您們的心比太陽還要熱。藤條、荒草絆不住您們前進啊！您們渾身是打不壞、磨不爛的鐵，勇敢些吧，打死蟲賊，平平安安地回來，過平平安安的日月。』

達那愉快地接受了妹妹敬上的三杯酒，把火藥槍虔誠地舉起來：

『一定的，板泡平——』

莎麗姪轉動着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修窄的眉毛，深黑的眼窩，更顯出長睫毛的美

麗。她抖動着胸前的紅纓和閃光的耳環，出現在小李的面前了。

『大哥，我給您唉炆。』

『謝謝！我聽不懂意思。』小李被這深濃的誠意愣住了。

『我給您解意思！』達那自告奮勇，願意給小李作翻譯，才打破這僵局。莎麗姬開始拖長聲音，抖動着嘴唇唱起來；達那一句一句地翻譯着：

親愛的大哥啊！

你們是最寶貴的人，

你們有最寶貴的生命！

你們永遠不會死啊！

世上不會死最好的人；

你們是苦命幫幫的朋友，

你們是邊境人民的親人，

你們一定會完完全全的勝利，

● 瑤話：唱歌的意思。

回來再聽我熱情的歌聲。

同樣，小李接受了莎麗姬的三杯酒。莎麗姬摘下頸上用琉璃珠串掛着的竹哨——這是她親手削的，用來召集少年兒童的工具。她墊起腳，用雙手把竹哨掛在小李的頸子上，天真地說：

『大哥，老林裏有蟲賊，有野物，您吹哨吓唬牠們。』

緊接着，姑娘們、孩子們都來用酒灌小李；他幾乎應接不暇了，他也很難推辭這種帶吉利性的盛意。

『熱莓葛●！』小李用學來的瑤語向他們連連道謝。

『謝謝！』連隊戰士幾乎每人都得到莎麗姬和少年兒童贈給的、用芭蕉葉包的飯菜和鹽塊等禮物。戰士們不收也不行，他們都摸清了解放軍不收百姓的東西的脾氣，也知道解放軍尊重兄弟民族風俗習慣的脾氣，解放軍戰士要不收，他們就說：『這是我們瑤家的風俗習慣，不收我們不高興！』所以有的戰士也抓住這一點，有時候幫他們勞動的時候，他們要不許，戰士也說啦：『這是我們的風俗習慣。』他們不服氣說：『你們還

有風俗習慣啦？」戰士們說：「我們的傳統作風跟你們的風俗習慣一樣。」出征的餞行禮物一定得收，戰士們只好收下，作搜山時在森林中的食物。

許多戰鬥小組披着星光出發了。姑娘們站在椰子樹下，一直望到出征的人們完全消逝了，才又回到紡車旁。

夜悄悄地來了，椰子樹的輪廓又被初升的下弦月鑲上了淡金邊。沒有歌聲，沒有吵嚷，只有替父兄站哨的少年兒童隊員敲着響亮的更梆。散放在山野的耕牛在吃青，項上繫的竹鈴細微而清脆地叮咚着。留在家的人們懷着無比熱情，期望着三天後父兄和「大哥」們綁着「蠡賊」們回來，扛着法國洋槍回來，唱着歌回來。

搜山到了第二天的白晝，戰鬥小組完全進入森林深處了。森林裏任何時候都是霧沉沉的，所看到的天空，有時只是一個碗大的圓圈，有時只是一塊犁尖大的三角形，有時甚至只看見像灰白星星一樣的碎點。在這裏戰鬥的人，像夜貓一樣，貪婪地尋覓着光亮，除了找敵人以外，光亮和熱食物是最高的慾望。

小李這個小組，是繞到西面插進來的，任務是一直向東搜，約定在第三天和東路會師。他們一夜沒找到敵人的影子。現在靠指南針在向東摸索。森林裏的落葉不知有多厚，踏上去吱吱發響，還向外滲着水；到處都是潮濕；樹幹上生長着毛似的綠苔，藤蘿

莖互相攀扯：有的像故意編成的烏尼族姑娘的粗長辮子，有的又像越南人的門簾；有的樹直溜溜地冲天十幾丈，有的樹剛生長出來就枯乾了，幾百年的老樹也有倒下來又冒枝再長上去的，對生葉的冬樅樹也長了五六丈高，結着一串串像葡萄一樣的果實。

『嘶——』小李發覺一百公尺以外有了動靜，對大家低低地警告。聽到警告以後，每個人都傍着一棵大樹幹，用目光搜索，用耳朵張聽。

『嗒、嗒、嗒……』一隻麋鹿安詳地走過去了。

因為這是嚴肅的戰鬥環境，都沒敢放槍。達那用貪婪的眼睛追踪着牠，去遠了。

『多好一隻鹿呀！多難得！』達那惋惜着，發出歎息。

『走！』小李輕聲地命令，大家又向前進，艱難地開着路：有時用刺刀砍着藤條，有時爬行在倒臥地上的樹幹下，有時在樹縫中擠過去。渾身濕透了，身體向外蒸發着熱氣。

大家停下來休息，吃點冷飯；陰森森的潮氣襲來，使人發抖。

這樣又走了一天，除聽見遠遠響了一槍外，簡直找不到敵人的踪跡。都希望發現一個人的腳跡和手印，或是人手撕碎的一片樹葉。但所見到的只有獸蹄的痕跡和自然腐爛的葉子。『又撲空了嗎？』都這樣懷疑着，但仍然要前進。

夜來了，伸手不見五指，地上朽爛的樹枝發着燐光，像微弱的電管。達那走在最前

面，小李拉着他的火藥槍柄，老姜拉着小李的衝鋒槍柄，老牛抓住老姜的皮帶，就這樣摸着前進。『前進！』小李催促着達那，聯絡着老姜：『跟上！』

達那突然停止了，小李的頭撞到他肩上，老姜也跟着被樹根絆倒，老牛壓在他屁股上。自己跌倒自己爬，誰也沒吭聲。

『前頭有亮。』達那摸到小李的耳朵悄聲向他警告。

『前頭有亮。』小李同樣傳給老姜。

『前頭有亮。』老姜又傳給老牛。

大家擠攏在一起，從幾十株大樹的間隙裏透視過去，綠瑩瑩的火光繚繞在樹梢上，還可以聽見細微的畢剝聲。小李一手拉了一下達那，一手抓了一下老姜，他們像一個人似地又向前進，腳步聲更細小了。越走火光看得越亮、越綠，火聲也大起來，連自己人的臉也可以隱約看見。小李沒有說話，用手按他們三個人的肩膀，叫他們坐下，自己繞過幾棵大樹幹，身子貼在離火光最近的一棵樹背後，臉靠着樹幹上的綠苔，槍口和兩眼盯着火光。火堆周圍坐着五個人，顯然是土匪，穿的軍不軍，民不民，有的戴個美軍便帽，有的穿件法軍夾克。劈柴火上架着生牛肉。『正要找你們！』小李渾身血液緊張地流動着。燒牛肉的香氣突然使他感到飢餓，他定睛一看，這五個小子都有槍，有三支新

『馬克』，有兩支大『羅斯福』。●有兩個人低着頭打盹。可以隱約聽見他們在咕嚕着說話：

『洋人光會說，在亞洲取得勝利呀！反攻中國大陸呀！打個鬼！』

『我還不是天天盼着美國出兵，反攻到華北，我那十來頃地，得來個倒算……也倒運，朝鮮打起來以後，也聽不到反攻的信兒啦！』

『你們真他媽……你還怕沒官作？』

生肉烤得吱吱響，還在流油，火光多旺啊！近處的綠苔照得變成了翠黃色。『狗造的！叫你作官吧！』小李暗罵着摸回來，低聲向大家講了情況。大家都從經驗裏知道，老林裏的土匪像毒蛇一樣滑，搞不好咬人一口還會溜掉。他們小聲研究的結果：要四面包圍，用火器近距離殺傷。

他們四個人摸到敵人的四方，每個人的槍口找了一個對象，單等小李的竹哨一響就開火。他們的槍口和目光盯着敵人。手多麼需要扳動扳機，特別是達那，多麼需要一支洋槍。他從生下地，就是在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槍刺下生長大的，今天，眼看要從敵人

手裏拿過來洋槍，他已經盤算着：『有了洋槍以後，好痛快地打擊敵人，火藥槍就可以單用來打野獸了。』

小李啣着竹哨，眼睛不敢絲毫眨動，琉璃珠閃爍着光彩，心貼在槍柄上怦怦跳動。

他看見匪徒們開始用匕首割肉吃的時候，就飽吸了一口氣——

『噓——！』竹哨猛然響了。『噓噓噓……』槍聲撕裂了夜晚的森林。

匪徒們有四個仰天倒下來，只有一個爬起來要跑；小李趕前一步，那匪徒繞過一棵大樹幹停住了，等小李一閃身，『砰！』敵人的槍彈出膛了。小李左腿失去了力量，應聲倒下，他用盡全身的力氣也蹬不起，他意識到自己是負了傷。『媽的！』他接着咬緊牙關，又送過去一槍，然後他失去了知覺。老姜跟踪追出去，老牛和達那跪在小李身旁，借着火光給他包紮傷口。小李睜開眼，看見他倆還在身旁，遠處又響着激烈的槍聲，顯然是土匪遭到了夾擊，他皺皺眉，不樂意地說：

『老牛！你怎麼還在這兒？』

『我們給你包紮傷口。』老牛誠懇地回答。

『還要想法抬你出去才好哇！』達那焦急地說着，但馬上得到小李更焦急的譴責：

『老牛同志！你是對我一個人負責，還是對任務負責？』

『對你也負責，對任務也負責。』

『我現在命令你，繼續完成任務。』小李幾乎叫起來。

『班長，我不能去，你的傷重！』老牛倔強地請求着。

『老牛同志，你平常是最服從命令的好同志，為什麼在最緊要的節骨眼兒上就不服從了？』小李怒問他。

『是！』老牛答應着，並且想，我還能作一個在最緊張的戰鬥裏不服從命令的戰士嗎？於是他無可奈何地提起槍順着響槍的地方摸去。

『你也要去，達那！我不要緊，躺一會兒就能爬出去。』

『我還要？』達那遲疑地站起來，聽到的槍聲更激烈了，小李的目光像在焦急地催促着他，他只得拾了兩支槍措起來：『你在火跟前不要離開，不要讓火熄了，仗打完了我們順着亮來抬你。』

『好！你快去！』

達那扭身跳出去。

現在只剩下小李一個人，他試試自己的腿可不可以站起來，誰知一站，左腿就像踏進無底洞了，一軟，又摔倒了。他掙扎着把敵人屍身邊的兩支槍拉到自己身旁，靠着一